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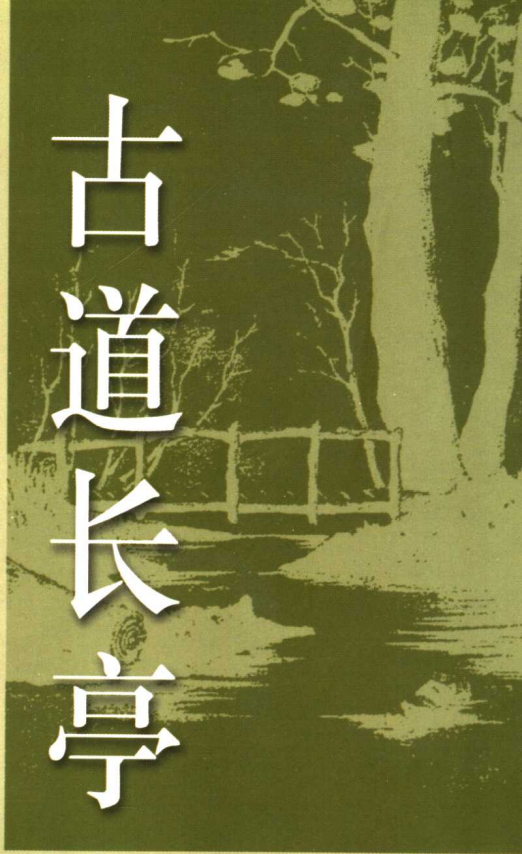
主编 万斌

古道长亭

李叔同传

吴可为 著

杭州出版社



古道长亭

——
李叔同轶事

吴可为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道长亭:李叔同传/吴可为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3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 - 80633 - 659- 1

I.古 ... II.吴 ... III.李叔同(1880—1942) - 生
平事迹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2869 号

古道长亭

——李叔同传

吴可为 著

- | | |
|-------|---|
| ▼责任编辑 | 杨清华 |
| ▼封面设计 | 李 莎 |
| ▼出版发行 |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97719) |
| ▼经 销 | 浙江省新华书店 |
| ▼激光照排 |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部 |
| ▼印 刷 |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13 插 页 2 |
| ▼字 数 | 303 千字 |
| ▼版 次 |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633-659-1/B·13 |
| ▼定 价 | 25.00 元 |
|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总 序

万 斌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令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汉末的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

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顓、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姚际恒、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更为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

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 20 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丏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等著名科学家。20 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已经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 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 2000 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或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

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惟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引 子

家族犹如一种植物。植物的根沉浸并融入于泥土里，在那不为人知处，大地的润泽透过触须涌入它的身体，而所有的枝桠却尽力向着天空伸展开去，仿佛是被其无底的深邃所吸引。凭借天空与大地的赠予，不经意间，在一棵枝桠的尽头，偶尔会悄然绽放出一朵令人眩目的花朵。正如无从预料这天地的馈赠究竟会在何时，会在哪一个枝头绽开一样，对于人类中那些出类拔萃的个体，我们同样无从预知他们会从怎样的环境中生长出来。隐藏在这背后的因缘乃是一种秘密。

本书的主人公便是这些秘密中的一个。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一生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和生存方式构成，前半生陶醉在艺术的幻美、忧郁与激情里，而后半生却完全投入到宗教的庄严、喜悦与宁静之中去了。

宗教与艺术，这似乎是两个全然不同的精神领域，就其本质而言，这两者即使不是彼此对立，相互排斥，至少也像是方向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艺术吸引着我们沉入世界，在它的内部和深处，去发现并欣喜于存在之美；而宗教则引导着我们从日常生活世界那毫无缝隙的紧密包围中超离出来，到它的上空，在它的外部，去观照存在的虚无。两者所需要的也完全是不同的气质与禀赋，艺术是直观、感觉与想像力的殿堂，宗教则需要悲悯、博大的胸怀和深邃透晰的睿智。

从艺术走向宗教,或从宗教通往艺术,在历史上都不乏其人,但要在这样两个领域同时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便似乎很有些难以想像了,本书的主人公却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范例。他是一位艺术上的全才,诗文词赋、金石篆刻,皆早具才名;他是最早一批留学海外学习西方绘画的中国人之一,在中国早期油画发展史上绝对是一位大师;同时,他又是中国现代音乐最早的传介者和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至于他的书法,更是自成一体,备为世人所珍爱。正是这样一位艺术上的天才人物,当他出离红尘皈依佛门之后,却又决然地一洗昔日的声华,矢志苦行,完全沉入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之中,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教宗师。凡此种种荣誉,即使只享有其中的一项,也足以庆慰平生了,何况备聚于一身。

这种情形虽然说得上罕见,却也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因为真正的艺术与宗教都需要深大的心灵,两者所源出和所寻求的都深藏于人的本性之中。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具有深大心灵的人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是以一种强烈的方式体现出人性深处共同的可能性。印度教的主神湿婆既是毁灭之神又是创造之神,既是苦行的典范又是极欲的象征,在神祇身上显现出来的同样也是人的本性。人性犹如大地深处涌动的暗河,向四处寻找着出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隐含于其中。任何一个人身上实际上都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全然矛盾的因素,只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由于现实的面具过于强大,这些可能性皆被隐匿下来,难以察觉罢了。

这位传奇人物出生在一个儒商之家,却走上了艺术和宗教的道路。作为一棵古老的家族之树上绽放的异品之花,他似乎便是天空与大地在不经意间馈赠给人世的礼物。本书将追溯他

的一生,通过那些湮灭在时间里的故事,我们将沉入他的体验,他的生活和梦想。我们将沉入他的存在,而沉入于他人的存在,也就是沉入于我们自身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将聆听他的感悟与沉思,甚至于——他的呼吸,因为对于许许多多敬仰他的人而言,这位大师仍旧和他们同在。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早年岁月	(1)
第二章 游学东瀛	(53)
第三章 红尘幻缘	(89)
第四章 艺海浮舟	(103)
第五章 桃李不言	(140)
第六章 身心灵化	(167)
第七章 华藏问道	(201)
第八章 苦界梵行	(232)
第九章 南山重光	(285)
第十章 悲欣交集	(330)
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表简编	(379)
主要参考资料	(399)
后记	(402)

第一章

早年岁月

在清末年间的天津，“桐达李家”算得上是一个显赫的门庭。这一家族的原籍系浙江嘉兴府的平湖^①，数代经商，家业渐盛，到了李筱楼这一辈，更开仕途。李筱楼本名世珍，以字行于世，同治四年（1865）连中举人及进士，与李鸿章有会试同年之谊，商贾世家自此更成书香门第。李筱楼其后曾任吏部主事之职，然而无意于官场仕途，数年后即辞官，仍持故业。由于经营有道，无论盐庄钱铺均生意兴隆（“桐达”便是李府所开的一家钱铺的铺号），李家家业至此趋于鼎盛，成为津门巨富之一。

李筱楼功名事业俱有所成，一生可谓顺遂。他身居富贵之家，平素乐善好施，办“备济社”，设“施馍厂”，于孤苦贫困多有济恤，口碑甚好，有“李善人”之誉。李筱楼素习儒家性理，尤精于阳明之学。随着年岁向暮，于生命与世间之无常感受日深，由是而渐留心于佛教，喜读内典而尤好禅宗。从他作的两副联语中可以想见其人，一联是处世之训：

① 李叔同的籍贯一般公认是浙江平湖，但历来另有原籍山西一说。考李叔同早年即以“当湖李成蹊”、“当湖惜霜”等名自称，当湖系平湖的古称，可知他本人是将浙江平湖视为故籍的。

事能知足心常惬
人到无求品自高

另一联云：

今日方知心是佛
前生安见我非僧

即心是佛，正是宗门见地。

对于迟暮之年的李筱楼来说，也许只有一件事情隐忧于心。李氏门庭虽荣，人丁却难说兴旺。他自己是独子，娶有三房，古稀之年身边却只有文熙一男。文熙本是次子，为侧室张氏所生，身体并不是很健壮；至于正夫人姜氏所出的长男文锦，更是自幼病弱，未及中年即告早逝。文锦所留一子寿亦不永，娶妇不久，未得子嗣，便告亡故。出于香火之忧，年界七旬的李筱楼又纳了一房。这位年轻女子姓王，当时年方十九，虽然出生清寒，却是受过些教育，知书达礼的。

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第二年，王氏便如其所愿地为他生下一子，而正是这个晚年所得的幼子，日后会以其艺术上的卓越天赋和成就惊动海内，却又在风华之年皈依三宝，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门龙象。

他便是本书的主人公，李叔同——弘一法师。

农历的九月十九，民间相传是观音菩萨的诞辰。清光绪六年，观音诞辰的第二天，即公元1880年的10月23日，李叔同降生在李家的大府宅内。

李家当时的府宅在现在的天津市粮店后街东侧陆家竖胡同2号，离三岔河口与北运河的交汇处不远，是一所坐北朝南的老式三合院。庭院深深，梅影疏斜，在迟暮之年的李筱楼眼中，平

日里多少显出一丝难言的寂寞,因为幼子的来临,这偌大庭院在渐浓的秋凉中也仿佛浸满了春意。

李筱楼给幼子取名成蹊(后来正式的学名叫文涛),字叔同,昵唤三郎。

据说李叔同出生的这一天,曾有喜鹊衔枝入室的瑞相^①。喜鹊造访,已是吉兆,衔枝相赠,更是非同寻常。甚至还有传言那被衔来的松枝一直被大师保存着,直到圆寂之时,还悬挂在禅榻之侧。

其实大师圆寂时禅房内所悬者只是一棵平时用来挂物的普通龙眼树枝而已。大抵名士身上总少不了此类轶事,常情好异,似乎总觉得名人奇士自应生来即与众不同。殊不知人中麟凤,最值倾慕敬服者,本不在其生来即有异于常人之处,倒在于他们身为常人,却能行常人所不能行。这一点,用在弘一大师身上,可谓恰如其分。丰子恺先生曾有这样的评论:

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

^① 此说最早见于吕伯攸发表于1926年9月《小说世界》中的散文《记李叔同先生》,后广为传袭。

格，实在不敢赞一词。^①

对于弘一法师李叔同，没有几个人能像丰子恺那样了解他的，论及其令人崇仰之处，却只言大师乃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至德感人，犹如细雨润物，不着形迹而又能遍觉其在。惟其处处丰盈饱满，反不觉其特异之处。为人而能十分像“人”，无一非人之处，这不算赞词的赞词或许也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赞词了吧。

李叔同诞生之日，市井中渔者闻讯纷至，以鱼虾求卖放生，状极拥挤，鱼盆之水，溢于外者，几乎汇流成渠，李筱楼尽数买而放之。此后几年每逢幼子生辰，也必大行放生之举。

两年后，老人在旧宅附近的山西会馆南路西大门（今粮店后街60号），新置了一座更为宽敞的宅第。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田”字形大府宅，共有4个院落，40余间房。正房在西侧，东边临街的正门门楣上挂着一块醒目的“进士第”匾额，过道里则悬着一块“文元”的横匾，显得十分气派。依照当时富贵人家流行的时尚，在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风格之外，院落中央还依西洋建筑的式样建了一座小洋房。小洋房的边上，用竹篱围成一个小花园，取名“意园”。

童年岁月，留下的最初记忆是淡淡的惬意与甜蜜。在《忆儿时》这首歌里，李叔同写下了对童年的印象：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飘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

^① 丰子恺：《弘一大师全集序》，《丰子恺文集》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于短暂，这份无忧无虑的儿时欢乐没能维持太久。随着天真岁月的逝去，不可避免的成长与同样不可避免的烦恼一同来临了。世界在孩子眼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沉重。就在李叔同出生后的第4年，李筱楼因身染痢疾经久难愈而辞世。丧仪的显赫一如他生前所享的荣华，津门显要悉往拜祭，李鸿章亲为“点主”，场面之盛可以想见。



李叔同4岁留影

对于年方5岁的李叔同来说，这种排场除了增加失怙的苦涩之外，不会有别的意思。李筱楼弥留之际，似乎已自知时日无多，连日延请高僧诵经念佛，一心静聆梵音，不复以世事为念，连李叔同也难得见上一面。在木鱼瓦磬相伴的诵念声中，父亲躺在帐帟紧闭的床上，年幼的李叔同已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严峻和怪异的氛围，死亡的气息通过父亲过早地向他袭来。

与这种不安混杂在一起的，还有对僧侣的好奇心。从服饰、神情到行为举止，他们都迥异于一般人。宽松的僧衣，神秘的念珠，须发俱净，神色肃穆。诵经之时，他们盘腿而坐，闭目轻语，用的是一种从未听过的语言。间杂着木鱼与瓦磬的敲击，诵文

带有一种缓慢的节奏和特别的曲调,与他所惯闻的音乐截然不同,有些单调却又显得悠然而安适。

在僧侣们给他留下的奇特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要数“焰口施食”的仪轨了。“焰口”也称“面然”,本是饿鬼之名。此鬼形体枯瘦,面貌丑恶,爪甲长利,口吐火焰。最奇特者乃是其身体腹大如山而喉细如针,以此之故,虽然常为饥饿所逼而又难以进食,所以恒时处于极度的饥苦之中,佛经中称此种恶报系因生前过于恹吝所招。所谓“焰口施食”,即是行仪轨诵密咒,超度饿鬼,令其方便得食以息止苦痛。流传民间,渐亦成为追荐死者济度亡灵的佛事之一。其法事仪轨,衍承流转,由简至密,渐成定则。大抵分为敬供与悲施两步,敬供分为升座、入定、洒净、皈依、道场观想、献曼荼罗,行普供养等7项;悲施又分入定、召请、显施、灭障、密施、回向等6项。作此施法,一般在傍晚至子夜前,过此时段则鬼神不食。

李筱楼歿后,灵柩停宅7日,每日延僧诵经,并行“焰口”之仪。李叔同当时还未满5岁,尚不能真切领会死亡的意味,这施食的法式却留给他难以磨灭的印象。黑夜与冥界、闪动的香烛、厅堂里游走的风、铛铎钟鼓的喧闹、亡灵幽微的呼喊、亲人的哭泣声、隐藏在阴影中的饿鬼、低沉的咒语、洒向天空的净水、还有父亲临终的脸,渐渐湮灭在所有这一切想像与感觉的帷幕之后。这是死亡的印象,而它与宗教的神秘关联也便以这样一种方式留在了李叔同幼小的心灵。这印象似乎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保持着巨大的魔力,挥之不去,十二三岁时,李叔同还特地请僧人教他学放焰口,除了好奇心的驱动外,其中也多多少少包含了藉此来怀念父亲的意味。

虽然直至出家之前,对于宗教,李叔同并没有多少深入的了解,但宗教在李叔同早年的生活里,却始终是一个在身边潜移默